

川藏單車行旅

材料系102級 張國益





「欸，我想騎腳踏車去西藏。」我看著老舊的筆電螢幕，坐在南京大學宿舍裡和我室友說到。「蛤？」室友先是看著自己的螢幕不為所動，接著補上一句類似祝好運或是我可能瘋了之類不是很重要的話。

但是這件事就一直惦記在我心裡。

當二月底南京還是陰冷難耐的時刻，我卻開始上網查詢關於西藏旅行的資料。莫名發現有人竟然是以騎自行車翻越中國大西南綿延的山嶺到達聖地—拉薩。我下意識地張大了嘴巴，心中想著「這群瘋子……」，但卻也止不住激動的心情蔓延過我的思緒。「2200公里、大約26到28天、要翻過10座4000公尺和2座5000公尺的山、要買裝備、要入藏證……」往後的一週，每天腦中都在盤算這件事情的可行性，對於是不是該行動的勇氣也一點一滴建立了起來。

看完攻略來到了第七天，我決定要走上川藏線。這是一條自四川成都出發，經過以一首情歌聞名的康定縣城後翻過幾座山，穿過金沙江和數座高山再經過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最後再翻越一座標高5013公尺的米拉山，抵達拉薩。看到地理課本上熟悉的地名一一出現在地圖上，看著如心電圖一般起伏甚劇的海拔變化圖，那興奮和不安同時盤據我的腦海。但這一週以來心中一直有一股「你該去騎車」的直覺，於是我決定放下猶豫，確定出發。

買了一輛紅色的二手捷安特登山車，陸陸續續也在網路上添足一項一項的裝備，查了高山症、事前體力鍛鍊，訂從南京前往成都的火車票，上中國的自行車論壇找同行隊友，甚至是對來自臺灣的我而言最難處理的入藏證。對

於沒有長途騎行經驗的我而言，每一項準備都非常耗費時間挑選和練習。同時也在這段期間和家人及親友做好溝通，以萬全的準備消弭他們心中的不安。

但事實上，我深知自己比身邊任何人都還要徬徨與不安。

「拉薩見！」出發第一個早上，就有其他隊伍的人向我們喊著，我心中顫動了一下。總算是在2012年5月1日，一行19人浩浩蕩蕩地從成都出發，從北京、從河南、從瀋陽、從四川……各地的朋友匯聚一起，嘗試用雙腳的力量在這2200公里留下些痕跡。開始在心中喊著餓、喊著累、喊著冷、喊著屁股或胯下疼痛難耐，才發現每個人都得承擔同樣的過程，一路這樣堅持了下來。

形容起路上的景色，若未親臨白雪皚皚的山巔、徜徉於碧青的河畔峽谷、穿越犛牛群悠遊的高山草甸等，實在不容易感同身受。騎自

行車於其間是名符其實的「身在地獄，眼在天堂」。山頂上再如何壯闊，也會因為疲累的爬坡和冷峻的強風而在半小時內澆熄熱情，只想快點下山吃碗熱氣蒸騰的雞蛋麵。爬山的路途總會穿插幾句隊友們的笑語或歌聲，襯著藏族人民摩托車上哇啦哇啦的音樂總是令人難忘。

當一群人們有共同目標的時候，那明快的意志竟是如此堅強。路上加油打氣聲不斷，從隊友、其他騎行者、路人、司機，幾乎所有人一見到你正努力踏著賭注了某種人生的轉輪前行時，都會和你說一聲「加油！」或是「扎西德勒！」不只一段的上坡路會讓人想放棄，氧氣稀薄、高山症、飢餓而體力不足、寒冷和肌肉關節酸痛等任何一項都足以讓我把車丟一旁，坐在路邊的石頭上喘著氣，看著腳下和頭頂迂迴的之字形公路而皺眉。但是為了飄渺的理想，或者實際點為了今晚能到達目的地生存，總會再次跨上座墊前行，此時平凡的加油

犛牛及五色旗照：標高5013公尺的米拉山垭口，藏民會在每一座山上掛上寫滿經文的五色旗使之隨風飄揚，認為風揚起經幡一遍，即念過一遍經文。



聲竟會顯得如此令人寬心，告訴著我：還有人陪你呢！

說到我的隊友們和路上遇到的騎行者各個特色十足，有未來的火車司機、有建築工、有做軍車改造、家具設計、網路營銷、電子工廠打工、郵政人員、化工檢驗員甚至是軍人等。年紀從25歲到40歲都有，整個隊伍僅我還是學生。因為五月尚未放暑假，我又比較「叛逆」是一位為了自由旅行不修學分的交換生，才有這樣的機緣在學期中以一個月餘的時間換取一生的回憶。如果要描述每個人，以隊長為例，他是一位做網路事業卻一直覺得應該有更高目標的新婚男士，他的負責、謹慎和關心，完全讓我們初次見面的夥伴肯定，若非因為他常照顧大家、溝通協調，因為個性或是行程上的一些摩擦或許早就讓團隊出現了一些裂痕。雖然我們的隊伍因為行程變化、健康、體力等現實因素，使19人出發的團隊僅剩下9位一起抵達，但共患難過的情感不求多，只希望提到拉薩，提到川藏，大家心中仍能泛起一絲漣漪。

旅行如同人生的樂譜一般，有時高低。那什麼是旅行？和旅遊有什麼不一樣？這幾年的經驗讓我領會其中的一種差異：旅遊是探訪前人定義的風景，而旅行是找尋屬於自己的風景。找尋屬於自己風景的路並不是這麼明確，可能雜草叢生，也可能被風沙掩蓋。而高處通常是發現了一條嶄新的道路或是知道自己開始踏上了理想的路上時的那種興奮；低處則是對



自己開始徬徨迷惘了，或是知道旅程即將面臨威脅時，那種失落會將整個人吞噬。我在路上不斷這高低間震盪，為了能讓自己有所依靠，某一天我在住宿的地方牆上寫下「每天問一次為何來騎川藏，每天給自己一個不後悔的理由。」是阿，告訴自己別後悔，別擔心接下來的一切，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旅途中有一段讓我發現心中從未有過的感動。那是在5月8日，第八天，我們搖搖晃晃地在這混雜礫石的土路剛翻越4600公尺左右的山頭，烈日仍在頭頂上肆虐，一片湛藍的天空，頭開始有點痛。我正好和前後隊友拉開距離，變成一段短暫的獨自騎行時光。騎著車，同樣想著關於人生的種種問題，突然在某一刻我開始大哭了。我不是一個常哭的人，不知道有十幾年沒有如此這般嚎啕大哭，眼眶一酸後止不住的眼淚簌簌流下，也因為四下無人於是盡情地哭喊。當下連我自己都不清楚為什麼我會哭，我只知道這個感受好強烈、好動人，哭完之後我的心感到如此平靜，不安、狂喜等情緒



隊伍一同翻越5008公尺的東達山：東達山是旅程中雪下最大、積雪最厚、溫度最低的高山，也是路上兩座5000公尺的高山之一，即使在五月的初夏仍積雪不化。

A group of people, likely hikers or climbers, are posing for a photo on a snowy mountain slope. They are wearing winter gear, including helmets, goggles, and heavy jackets. One person in the foreground is wearing a red jacket and blue jeans, giving a thumbs up. The background shows a vast, snow-covered mountain landscape under a clear sky.

逐漸淡去，踏實感油然而生。問過隊友並沒有人有和我一樣的經驗，我反覆思考後終於給了自己一個非常滿意的答案：我終於瞭解自己為何來騎車了！

那是一種無法轉換成言語的感動，告訴我以往和再多人說「為什麼要去騎川藏」都是能自口中說出的理由，我根本也說不清楚因為那尚未是內心最真實的感受。但是此刻彷彿如佛家的頓悟一般，感受到了真正的意義。後來問了一些旅行經驗豐富的朋友發現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到印度時坐在恆河邊，僅僅看著這日常的河景，他竟也開始大哭，他說也在那個時刻，瞭解為什麼要出來旅行了。

就這麼樣地，5月26日清晨一早出門，九點多翻越了最後一座5013公尺的米拉山，山頂風和日麗但依舊寒風刺骨，充滿著大批自拉薩駛來的遊覽車和其上的觀光客，嘈雜和人群讓我們跨越最後一座山的感動減去不少，反卻意外因為在5000公尺的高山遇到廈門遊客而可以講閩南語印象深刻。而後一百餘公里的緩下坡與平路到拉薩。說實話這一天我還真不想出門，因為旅程要結束了。我的想像只停在川藏線上，一直不讓自己去想拉薩是什麼樣的地方，因為那代表著結束。

「到拉薩要做什麼呢？」路上我們都會這樣問隊友。

「生活。」我一貫地回答著。

因為布達拉宮、大昭寺、那木措聖湖都不是我心中的聖地。我的聖地，是整條川藏線。



布達拉宮：拉薩有著陽光城的稱號，白天幾乎不下雨。自西元641年到現在，歷經焚毀、重建、擴建，布達拉宮見證著圖博（西藏正式名稱，及古代吐蕃和英文名稱Tibet原音）的歷史，氣勢磅礴。

大夥在拉薩悠哉幾天後，也得各自搭火車回家鄉，拾回工作或是日常生活了。臨別前一晚，我們將彼此的衣物簽滿自己的姓名收藏，買了一整箱啤酒和做了一桌好菜，唱著歌，約定著下次要一起回到拉薩團聚。「什麼時候呢？」有人問，「五年？十年？」有人答道。

「不如就訂在最後一個人結婚之後吧，到時一起拉薩見！」此時眾人的目光落在年紀最小的我身上，舉起拉薩啤酒棕色半透明的玻璃瓶敲擊。雖然不太好意思大聲說「好！就等我！」，但我也心中默默地說：「各位，下次拉薩再見。」



雪山與湖泊：從然烏鎮到波密縣城的景色，可說是我心中川藏線上最美的前三名。進入藏南縱谷，豐沛的印度洋水氣使此處有茂密的森林，風光十分迷人。